

# 文坛常青树

## ——苏雪林致毛子水

中国人用毛笔写信的习惯,大概保持了两千年左右,这是一个漫长而恒久的习惯,真可谓“天长地久”了。然而随着西风东渐,毛笔写信的良好习惯终于在上世纪被钢笔所替代,本以为钢笔也能延续个上千年,让墨写的文字带着情感的温度,在家人朋友间传递,连绵不绝。可十分遗憾的是,钢笔写信的习惯,却维持了一百年都不到,就又被网络所击溃……此后人们进入了E时代,社会的变化势必愈来愈快,除了“天地”,几乎什么都不会“长久”了。前人所谓的“各领风骚三百年”,看来如今得去掉两个“O”,改成“各领风骚三五年”差不多。

书信文化中,墨迹的浓淡徐疾,笔力的雄奇雅逸,都有可观可赏之处。若从艺术的美感乃至笔墨的丰富性而言,便可相视于软毫,当然是逊色不少。难怪有不少尺牍藏家,往往不屑于收藏钢笔书信。著名的学者散文家梁实秋先生,就曾在他收藏名人尺牍的几条标准中明确表示:用钢笔写在宣纸上的不收。但是,我们必须清楚,那是大作家的标准,何况还不是六七十年前的状况。就目前而言,即便是普通人的钢笔书信也少之又少了,更遑论名人的书信?

笔者有幸,前些时托朋友福,获赠了一封名人钢笔信,虽仅一页,然实寄的信封以及封上的邮票戳均完好无损,得之至为欢喜!更为难得的是,写信人与受信者:苏雪林和毛子水教授,皆称得上是五四以来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俩都出生于十九世纪末,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还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回国后一生基本都在大学里任教,四九年后又都去了台湾,晚岁又都享以大年,皆逝于二十世纪末。而且苏雪林还活了一百零二岁的高寿,再次验证了女性寿命普遍要长于男性的规律,当然毛子水也不差,享有九十六岁的高龄。苏雪林自法国留学回来,曾执教于沪江大学、国立安徽大学、武汉大学等。在武汉大学,她与凌叔华、袁昌英三位老师,是当时颇为活跃的女作家,被称为“珞珈三杰”。来到了台湾后,她先后任职于台湾师范大学和成功大学,晚年笔耕不辍,故有“文坛常青树”之誉。而毛子水先生,或许圈外的知名度不高,其实是位国学大师级的人物。毛姓多出于衢州的江山,毛子水即是江山清溪人。多年前他与友人同游江山,还专门去清溪瞻仰参观了“毛子水故居”,老宅虽不豪华阔气,但灰墙黛瓦的老屋,倒也原汁原味,颇有可看之价值。那里有胡适为之题写的“清溪祖宅”四个大字横匾,如果了解胡适与毛之水的关系,猜想此应为胡先生受毛子水之请所题。尽管胡适仅仅年长毛两岁,但毛子水当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书时,胡适却已经是北大的年轻教授了,所以他一生都尊胡适为师。后来毛子水毕业留校,再赴德国留学,以及归国后再回北大任史学系教授、图书馆馆长,之后又到台大任中文系教授……他始终都与胡适保持了亦师亦友的至好关系。今天台湾南港的胡适之墓,依然巍巍当着当年毛子水为胡适先生撰写的墓志铭,其中最后的两句是: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严,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献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更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我所收藏的这封苏雪林致毛子水的短札,按信封的戳看,应为一九六三年,其时,苏雪林正好在台南的成功大学任教,她写信是为了同校的一位老师评副教授的论文事,催促毛先生帮忙尽快审阅,事情看似简单,不过倒也反映出两位著名教授的不同风格。

子水先生道席:

敬启者,监察委员毛以亨先生来台南,道及近况清嘉,至为欣慰。兹有愚者,成功大学中文系同事王礼卿先生,著有《仁内义外说射经》《育乐两篇补述之研究》,于四年

前送教育部审副教授投资格。闻系委托先生与沈刚伯先生审阅,沈先生已评阅竣事,希望先生早日赐予阅论,送回教部,分数多寡在所不计,但图早日毕事耳。盖王君副教授资格耽擱数年之久尚未决定,实亦焦灼也。专此敬

请教  
勋安!

苏雪林敬启 一月十二日

此信开头道及的毛以亨教授,早年留学法国,著名法学家,也是江山人,比毛子水小一岁,是否是族亲尚未可知,但至少是同乡又同宗吧。可能前些时正好来台南与苏雪林见过,也提及毛子水先生,故先套个近乎。然后就直截了当地为同事王礼卿的两篇论文,请毛先生尽快阅后送回,至于评分如何已无关紧要了,何况另一位评审老师,也是台大文学院的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沈刚伯先生,早已“评阅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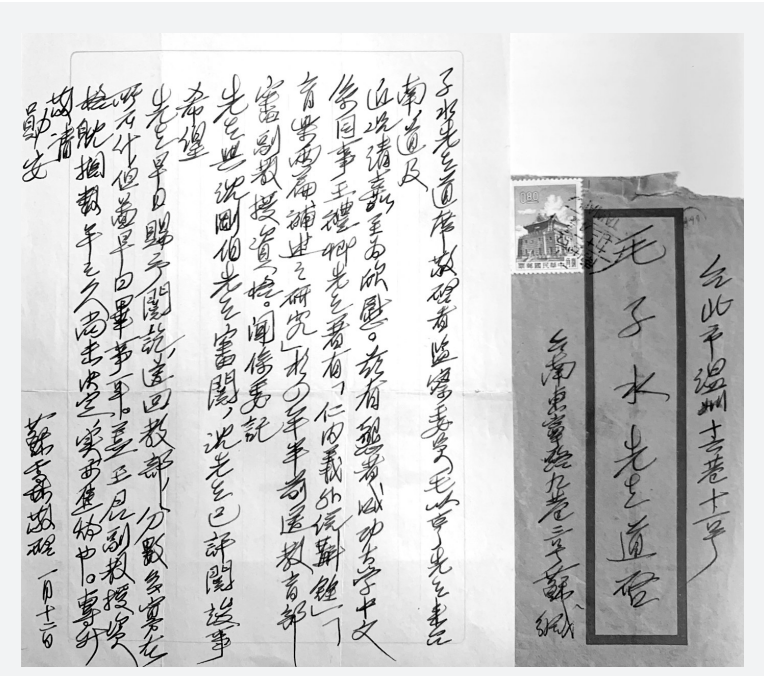
从年龄上看,苏雪林要比毛子水小四岁,他们应该算是同辈,然而就资历和学术地位而言,苏自然比毛略差一点。所以此信虽没有过多谦恭客套,但还算得体。另外,苏雪林的毛笔书法我印象不深,而其钢笔字倒见过不少,均写得大大咧咧,字距紧凑,似不带有洇陶气的那一类。这其实与她的性情也颇相近,苏雪林一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并不喜欢亦步亦趋按着别人指定的方向发展。早年她报考安庆女师,与母亲不断哭闹哀求,还不惜欲以跳入深河相逼,最后才如愿以偿。后来去法国留学,怕家人不同意她也是瞒着母亲,直到临行前才过告。她有过一次家庭安排的婚姻,但终因不合而没过几年即分手,此后一直没有再婚,也无子嗣。苏雪林写了很多文字评论,但不少观点偏激,用词有欠分寸。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写的“反鲁”文章,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但被骂的以苏雪林最甚,不过都是在鲁迅逝世后。如果仅仅从学术的角度,有理有据,心平气和地探讨批评,倒也罢了,问题是苏雪林的批评,却是用词尖刻,满纸戾气,庶几于泼妇骂街,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而且,苏雪林的“反鲁”也颇有莫名其妙处。她以前曾就读于北京女师,按理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都是她的老师。鲁迅生前,她恭敬有加,曾将她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绿天》赠给了鲁迅,并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上:“鲁迅先生教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可能是鲁迅的怠慢恼怒了她,待鲁迅刚刚逝

后,她的态度立马转了一百八十度。一九三六年十月,她分别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了数千言的长信,拉开了她此后半生的“反鲁”序幕。她在信中说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在文坛“兴风作浪”,其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骂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

蔡元培对此信未有回复,是否收到也不一定,而胡适收到后却亮出了自己的态度。尽管胡适也是鲁迅的论敌,晚年颇多芥蒂,观念也很不一,但胡适看了信后并不认同苏雪林的观点:“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胡适的这封信非常著名,他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至于苏雪林在信中大骂鲁迅什么“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胡适则规劝说:这“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调调,我们应该深戒。”

苏雪林一生尊胡适为师,但对胡适的劝诫并未听从。她曾经也写过评论《红楼梦》的文章,但往往信口开河,毫无所知。胡适作为新红学的开山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对苏雪林这种轻率的治学态度极为担忧,认为她不宜“做这种需要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作”,再三希望她“听听老师的好心话吧”,就是求她不要再写评论《红楼梦》的文章了。



前送教育部审副教授投资格。闻系委托先生与沈刚伯先生审阅,沈先生已评阅竣事,希望先生早日赐予阅论,送回教部,分数多寡在所不计,但图早日毕事耳。盖王君副教授资格耽擱数年之久尚未决定,实亦焦灼也。专此敬

请教  
勋安!

苏雪林敬启 一月十二日

此信开头道及的毛以亨教授,早年留学法国,著名法学家,也是江山人,比毛子水小一岁,是否是族亲尚未可知,但至少是同乡又同宗吧。可能前些时正好来台南与苏雪林见过,也提及毛子水先生,故先套个近乎。然后就直截了当地为同事王礼卿的两篇论文,请毛先生尽快阅后送回,至于评分如何已无关紧要了,何况另一位评审老师,也是台大文学院的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沈刚伯先生,早已“评阅竣事”。

从年龄上看,苏雪林要比毛子水小四岁,他们应该算是同辈,然而就资历和学术地位而言,苏自然比毛略差一点。所以此信虽没有过多谦恭客套,但还算得体。另外,苏雪林的毛笔书法我印象不深,而其钢笔字倒见过不少,均写得大大咧咧,字距紧凑,似不带有洇陶气的那一类。这其实与她的性情也颇相近,苏雪林一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并不喜欢亦步亦趋按着别人指定的方向发展。早年她报考安庆女师,与母亲不断哭闹哀求,还不惜欲以跳入深河相逼,最后才如愿以偿。后来去法国留学,怕家人不同意她也是瞒着母亲,直到临行前才过告。她有过一次家庭安排的婚姻,但终因不合而没过几年即分手,此后一直没有再婚,也无子嗣。苏雪林写了很多文字评论,但不少观点偏激,用词有欠分寸。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写的“反鲁”文章,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但被骂的以苏雪林最甚,不过都是在鲁迅逝世后。如果仅仅从学术的角度,有理有据,心平气和地探讨批评,倒也罢了,问题是苏雪林的批评,却是用词尖刻,满纸戾气,庶几于泼妇骂街,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而且,苏雪林的“反鲁”也颇有莫名其妙处。她以前曾就读于北京女师,按理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都是她的老师。鲁迅生前,她恭敬有加,曾将她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绿天》赠给了鲁迅,并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上:“鲁迅先生教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可能是鲁迅的怠慢恼怒了她,待鲁迅刚刚逝

后,她的态度立马转了一百八十度。一九三六年十月,她分别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了数千言的长信,拉开了她此后半生的“反鲁”序幕。她在信中说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在文坛“兴风作浪”,其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骂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

蔡元培对此信未有回复,是否收到也不一定,而胡适收到后却亮出了自己的态度。尽管胡适也是鲁迅的论敌,晚年颇多芥蒂,观念也很不一,但胡适看了信后并不认同苏雪林的观点:“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胡适的这封信非常著名,他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至于苏雪林在信中大骂鲁迅什么“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胡适则规劝说:这“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调调,我们应该深戒。”

苏雪林一生尊胡适为师,但对胡适的劝诫并未听从。她曾经也写过评论《红楼梦》的文章,但往往信口开河,毫无所知。胡适作为新红学的开山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对苏雪林这种轻率的治学态度极为担忧,认为她不宜“做这种需要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作”,再三希望她“听听老师的好心话吧”,就是求她不要再写评论《红楼梦》的文章了。

但她批判鲁迅的文章一直未停,到了台湾后,苏雪林仍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文风基本仍是那种措辞激烈毫无分寸的一路,晚年还结集出版了一本《我论鲁迅》,为她的“反鲁”成果划了一个句号。不过就文坛的影响而言,却是负面多于正面。回到来说毛教授与论文的事。毛子水先生为人通达,淡泊名利,读书成癖,与世无争。他一生致力于学术,崇尚科学,人称其为五四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早年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治科学史,与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赵元任等交游。后来之所以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其实他也没学过图书专业,就是因为他学问渊博,读书的广而博。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曾称赞说:“毛公是罕有的读书读‘通’了的人,有广博的视野,有深邃而公允的见解。”按苏雪林的信中之说,这两篇论文在毛先生处一搁就是四年半,我想这肯定不是毛公的有意拖沓,它至少还有三种可能:一是论文在毛先生处,但始终无人提醒,他压根忘了此事;二是论文他早已阅过送回,只是苏雪林不知;三是论文从未到过他手,所谓委托他审阅之事只是传说而已。

当然,在没有确凿依据前,我们只能假定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对于整天沉溺于书堆中的学人来说,健忘或误事实在难免。我曾读过一本台大教授周志文的书,其中一段回忆毛子水先生的故事,也颇生动有趣。说他的三位同学曾选修毛先生的“天文史”硕士课程,开课首日,三同学来到毛子水的研究室,只见近年八旬的毛先生正低着头看书,根本不理他们。三位同学不敢打扰,只好端坐于对面静候。不一会毛先生抬头似乎发现了他们,竟然问:“你们来干吗?”老师,我们来上课。”同学赶紧回答。毛先生又问上什么课?同学说“中国天文史。”毛先生听了“哦哦”两声,又自顾自埋头看书了。

隔了一阵,毛先生抬起头,居然又重问了一遍。一同学趁时马上请教修这门课要读什么书?见毛先生只是把手中正看的《晋书·天文志》扬了一扬,又低头看自己的书了。再过了一会,毛先生抬头问:“你们要抽烟么?要抽就抽啊。”几个同学如逢“大赦”,赶紧走向走廊抽烟小歇,抽完回座,又隔了一段时间,毛先生一抬头:“怎么?你们还没走啊!”三人闻之大喜,连忙拔腿就跑,这第一堂课就这么散了……

若从这段轶闻来印证毛公那平平淡淡的,似乎就很正常了。

后,她的态度立马转了一百八十度。一九三六年十月,她分别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了数千言的长信,拉开了她此后半生的“反鲁”序幕。她在信中说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在文坛“兴风作浪”,其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骂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

蔡元培对此信未有回复,是否收到也不一定,而胡适收到后却亮出了自己的态度。尽管胡适也是鲁迅的论敌,晚年颇多芥蒂,观念也很不一,但胡适看了信后并不认同苏雪林的观点:“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

胡适的这封信非常著名,他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至于苏雪林在信中大骂鲁迅什么“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胡适则规劝说:这“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调调,我们应该深戒。”

苏雪林一生尊胡适为师,但对胡适的劝诫并未听从。她曾经也写过评论《红楼梦》的文章,但往往信口开河,毫无所知。胡适作为新红学的开山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对苏雪林这种轻率的治学态度极为担忧,认为她不宜“做这种需要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作”,再三希望她“听听老师的好心话吧”,就是求她不要再写评论《红楼梦》的文章了。

但她批判鲁迅的文章一直未停,到了台湾后,苏雪林仍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文风基本仍是那种措辞激烈毫无分寸的一路,晚年还结集出版了一本《我论鲁迅》,为她的“反鲁”成果划了一个句号。不过就文坛的影响而言,却是负面多于正面。

回到来说毛教授与论文的事。毛子水先生为人通达,淡泊名利,读书成癖,与世无争。他一生致力于学术,崇尚科学,人称其为五四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早年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治科学史,与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赵元任等交游。后来之所以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其实他也没学过图书专业,就是因为他学问渊博,读书的广而博。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曾称赞说:“毛公是罕有的读书读‘通’了的人,有广博的视野,有深邃而公允的见解。”按苏雪林的信中之说,这两篇论文在毛先生处一搁就是四年半,我想这肯定不是毛公的有意拖沓,它至少还有三种可能:一是论文在毛先生处,但始终无人提醒,他压根忘了此事;二是论文他早已阅过送回,只是苏雪林不知;三是论文从未到过他手,所谓委托他审阅之事只是传说而已。

当然,在没有确凿依据前,我们只能假定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对于整天沉溺于书堆中的学人来说,健忘或误事实在难免。我曾读过一本台大教授周志文的书,其中一段回忆毛子水先生的故事,也颇生动有趣。说他的三位同学曾选修毛先生的“天文史”硕士课程,开课首日,三同学来到毛子水的研究室,只见近年八旬的毛先生正低着头看书,根本不理他们。三位同学不敢打扰,只好端坐于对面静候。不一会毛先生抬头似乎发现了他们,竟然问:“你们来干吗?”老师,我们来上课。”同学赶紧回答。毛先生又问上什么课?同学说“中国天文史。”毛先生听了“哦哦”两声,又自顾自埋头看书了。

隔了一阵,毛先生抬起头,居然又重问了一遍。一同学趁时马上请教修这门课要读什么书?见毛先生只是把手中正看的《晋书·天文志》扬了一扬,又低头看自己的书了。再过了一会,毛先生抬头问:“你们要抽烟么?要抽就抽啊。”几个同学如逢“大赦”,赶紧走向走廊抽烟小歇,抽完回座,又隔了一段时间,毛先生一抬头:“怎么?你们还没走啊!”三人闻之大喜,连忙拔腿就跑,这第一堂课就这么散了……

若从这段轶闻来印证毛公那平平淡淡的,似乎就很正常了。

2020年2月15日我在微信朋友圈晒了一组我最新原创的3D印风手绘稿,得到韩师及众多师友的点赞与留言鼓励。

留言一:“摆脱书画附属品属性,独立篆刻。”

留言二:“立体画,用了篆刻元素,本质上是画也是印,典型的艺术创新!”

留言三:“把传统平面印,往立体可塑、可折、可裂变,炸开了印面千变万化,使篆刻艺术与众不同更加丰富多采构成新的美!”

留言四:“夏3D!”

创作3D印风,并非我一时所想。

在十几年前,我就反复思考一个问题,篆刻,为什么只能是平面的?其间也一直在尝试印的境深立体视觉的再现,那时就通过线条的粗细、线条的虚实、空间关系的变化来让读印者感觉到印的画面境深感。印虽有境深感,但还是受到思维方式与方向的限制,一直没找到一个好的突破点。裂变与意象印之立体视觉感与现今新创之3D印风不可同日。

艺术之创新需要通过不断思考与探索,是否愿意思考与探索,这又与个人性格有关。我是个喜新不因旧且不喜重复自我之人,当看到自己的裂变印风,意象印风已被认知与仿效后,无时不在思考自己今后的创作探索规划。

这次疫情宅家,也让我能静心思考。是继续修正完善已有的印风?还是再解构自我?篆刻为什么只能坚守传统而不能借鉴西方艺术?我一直认为中西艺术不应分割而应交融,坚信中西方艺术应该有其交融点与交融面,我是否能从西方艺术经典之作中找到灵感,探索出全新的印风?……

几日来,细心重读达利、毕加索等人的作品,使我感悟到篆刻完全可以不只停留在平面视觉上,还能做到通过融入西方透视原理与3D成像原理,呈现出三维透视的视觉效果。

新理念产生新作品,经过几天努力,终于完成一组手绘印稿,形成了3D印风系列。

在3D印风的探索过程中,体会有二,其一,艺术创作难在理念出新,而且出新之理念又要能做到在此艺术门类中古今没有,其难在想不到,不敢想,怎么想!

我前几年所创的裂变印与意象印就是如此,在我之前没人能想到。但当看到我做了,才觉得篆刻还能这样,仿效者有之。

其二,让文字与印式呈现三维透视效果并不是最难。而真正之难在于既要做到3D又要不失传统古韵!因为篆刻作为传统艺术有其固有的特定性,也就是篆刻之本原,如违背了其特定性就不可能构成篆刻艺术。

3D透视印的诞生,对于我个人而言仅仅只是我裂变印与意象印之后又多了种印风系列。但对其他同道印友而言,我的探索,我的抛砖引玉,可能让我们有所感触,如何让篆刻更好玩?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篆刻:同心协力  
作者:夏宇

# 3D印风,篆刻新时尚

2019“中国书法·年展”全国楷书作品展(征稿延期至2020年4月15日截稿)

(上接1-4版中缝)评审具体情况将在中国书法家协会官网(<http://www.ccagov.com.cn>)、中国书法出版传媒网(<http://www.zgsfcbcm.com>)、《中国书法报》官网(<http://www.zgsfbs.cn>)、《中国书法报》、《中国书法》杂志及相关微信平台予以公示。

## 五.展览与出版

展览拟定于2020年在洛阳市新安县举行,并出版《2019“中国书法·年展”作品集》,届时将同时举办2019“中国书法·年展”唐代楷书研究与当代楷书发展学术论坛、2019“中国书法·年展”全国楷书名家邀请展。

六.作者待遇  
1.综合评审前100名作者,非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具备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条件之一。

2.综综合评审前100名作者发放作品收藏费1000元(税后),其他人展作者发放作品收藏费500元(税后)。

3.向入展作者颁发证书。

4.向入展作者赠送《2019“中国书法·年展”作品集》1套及价值1690元《中国历代碑帖技法导学集成》1套(60册)。

5.入展作者将推荐作为北京北方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承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支持项目“中华精品字库工程”经典碑帖书写专家备选人。

6.入展作者有机会签约入选方正字库。

七.征稿日期  
本启事自公布之日起

征稿,至2020年4月15日截止,以当地邮戳为准,不受理逾期投稿作品。

八.征稿地址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职业教育中心德馨苑

一楼127教室

邮编:471800

联系人:赵琰

电话:

0379-67284675

18336703069

九.其他事项  
1.入展作品的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版、宣传及

所有版权归主办单位。

2.对代笔及一稿多投等违规行为的举报长期有效。凡发现以上违规行为,经组委会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取消入展资格。

3.凡投稿者视为认同并遵守本启事各项要求。

4.本启事解释权归中国书法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十.咨询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中国文联大楼5层中国书法出版传媒

邮编:100125

联系人:王紫琛

电话:010-65064258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

十一.举报材料请寄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1

号院32号楼B909中国书协展览处。

邮政编码:100083

举报电话:

010-59759592

2019“中国书法·年展”组委会

△著名油画家、上海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上海

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廖炯熯

先生于2020年2月16日

凌晨4点20分,在华山医院

逝世,享年89岁。

△上海市嘉定区人大

常委、嘉定区五届、六届人

大代表,致公党上海市委

常委,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会员秦高荣先生,因病医

治无效,于2020年2月

23日19时50分逝世,享

年61岁。

## 讣告

△著名油画家、上海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上海

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廖炯熯

先生于2020年2月16日

凌晨4点20分,在华山医院

逝世,享年89岁。

△上海市嘉定区人大

常委、嘉定区五届、六届人

大代表,致公党上海市委

常委,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会员秦高荣先生,因病医

治无效,于2020年2月

23日19时50分逝世,享

年61岁。

# 众志成城

湿,没有人退缩,她们争分夺秒,高负荷的工作着,他们很累了,累的时候只能抓紧时间横在地上休息一会儿,靠着椅背休息一会儿,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有一位军医大学的队员在连续工作多天后脸上被口罩压出了深深的血印,仍然义无反顾地坚持着,另有一位队员在记者的镜头前甚至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匆匆离开了,她为了不让家人留意到她而为她担心,她说因为她是一名党员,是一名军人。有一位患者治愈出院了,回想自己躺在病床上20多天,起初的高院让他浑身乏力,没有丝毫食欲,整日昏昏沉沉,略有的意识是耳旁不时响起的医护人员连走带跑的脚步声和防护服摩擦产生的“沙沙声”。曾经他和多数患者一样,有过消极有过不安,医生每次来查房时都鼓励他,告诉他精神不能垮,要有信心战胜病魔,医生会尽最大的努力,把患者每一个平安地送出去。“没有他们我肯定挺不过这一关。”他动情的说。由于人手严重紧缺,每位护士每天除了需要为重症患者拿饭、喂饭,还要为他们端屎端尿,患者们感受着无微不至的照顾,眼里却又看着心疼。